

总 2680

康莊大道

别克著

第一部

「如果一個人能有一個機會去觀察一種非凡的景象，譬如：一座火山的爆發，它毀滅着一些繁榮的村莊；一種被壓迫的人民對於專制君主的反抗，或者一個空前的和不受束縛的民族的主權被侵入——看見了這一切的那個人就應該寫在紙上。如果他不會把這些故事用一根草莖貫穿起來，那麼他就應該把自己的回憶講給一位有經驗的記載者，使得那個人能夠把所述說的描繪在堅實的紙葉上，千千萬萬年以後。」

——引自魯賓遜的長篇小說成吉思汗。

無名氏

一

在這本書里，我祇是一個誠實的、和勤快的記載者。
這便是它的故事。

二

——不，——包爾古·莫倫史·烏雷厲聲說道，——我什麼也不講述給您。我對於那些依據別人的講述而描寫戰爭的人們不能忍受。

——因為什麼？

他以問語回答說：

——您知道麼？什麼叫做愛？

——知道。

——戰爭以前，我也以為我知道。我愛過女人，我體驗過熱情，但是這與戰鬥中所發生的愛絕對不能相比。在戰爭中，在戰鬥里，發生着最強烈的愛和最強烈的恨，對於這種愛和恨沒有體驗的人們就不能想像出來。而且您瞭解麼，什麼叫做內心的鬥爭，什麼叫做良心？

——知道，——我以更多的信心回答說。

——不，——這一點您不瞭解。您不知道，兩種情感：恐懼與良心，它們怎樣在相打，怎樣在互相抓傷，互相撕扯頭髮。最兇猛的野獸也不能像這兩種情感這般酷烈地在搏鬥。您知道一個勤勞者的良心，一個男子漢的良心，但是您不知道一個大兵的良心。您曾經向敵人的掩蔽部投擲過手榴彈麼？

——沒有……

——那麼您將怎樣描寫良心呢？一個戰士隨着一連人攻擊，多少挺機關槍向他射擊，旁邊有一些同志在倒下，而他匍匐着又匍匐着。經過一點鐘，——六十分。每分鐘有六十秒，而每秒鐘他能夠被打死一百次。但是他匍匐前進。這便是兵士的良心？那麼快樂呢？您知道

什麼叫做快樂麼？

——這一點，我應該也不知道，——我說。

——對！您知道愛情的快樂，或許，創作的快樂。您的夫人，大概和您分享過母性的快樂。但是一個人如果沒體驗過戰勝敵人的那種快樂，戰鬥功績的快樂，——那麼，他就不知道什麼是最強烈的，最熾熱的快樂。您將怎樣描寫這點呢？您將開始虛構麼？

在桌子上放着一本雜誌，這里面登載着一篇關於潘菲洛夫的部隊，關於就是包爾占·莫梅史·烏雷所指揮的那一團的戰士們的報告文學。

他嚴峻地把雜誌拿近燈光，——他這一切的動作是嚴峻的，甚至當他抽了一口煙，拋了火柴，——翻着雜誌，身子俯向打開的一頁，然後把它拋開了的時候。

——我不能讀！——他開口說。——在戰爭中，我讀了一本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寫成的書。讀了這種書以後，我對於那些文章不能忍受。那麼您能寫出什麼呢？

——我想要辯論，然而包爾占·莫梅史·烏雷是不能折服的。

——不行！——他打斷說。——我對於謊言是憎恨的，而您寫不出真實來。

我們是這樣相識的。

我很久地尋找着一個能夠講述莫斯科附近的那場戰鬥的人，——這個人的敘說能「包括」了這次戰役的計謀和意義，並且他的敘說能夠引向考驗和決定一切的那個地方，——引向戰鬥。

我不去描寫這些探尋。我祇說出必須要講的。

研究過一些材料，我知道了，敵人在一九四一年的十月和十一月里向莫斯科進攻，並且企圖以鉗形包圍我們的首都，同時這次他是逼直地衝向目標，主要的攻擊是循着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而後是列甯格勒公路。

在十月的那些艱苦日子里，當德國人突破了威雅茲馬附近的地方並且駕着坦克車，摩托腳踏車，載重汽車奔向莫斯科的時候，接近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的一些地方是步兵第三一六師，現在都知道的潘菲洛夫少將的第八近衛師把守着的。敵人向莫斯科採取了第二次的，十一月的進攻，他所嵌入了一個楔形的方向，又是潘菲洛夫部隊作戰的那個地方。在離開莫斯

科三十公里，在克留克夫附近的七天的鏖戰里，潘菲洛夫的部隊和紅軍的其他部隊抵住了德國人的攻擊並打退了敵人。

當我啓程到潘菲洛夫部隊的時候，我尚且不知道將要講述這場偉大的，兩月的戰鬥的那個人的名字，他的階級，但是我相信：我一定遇見他。

這便是包爾占·莫梅史·烏雷，他是莫斯科附近作戰時候的一位中尉，而現在，過了兩年，近衛師的上校。

四

互相認識後，他說出了自己的姓名。我聽得不清楚，又問了一遍。

——包爾占·莫梅史·烏雷，——他一字一板地重複說。

在他的語調里，我提到了一種奇異的音響，這種音響在那個時刻，我覺得是受刺激的音響。一定是，我以爲他是喜歡別人馬上明白了他。

按照記者的習慣，我掏出了記事冊。

——請原諒，尊姓怎樣寫法？

他回答：

——我沒有姓。

我驚奇起來。他說，翻成俄文，莫梅史·烏雷就是烏雷之子的意思。

——這是我的父名，——他接續說。——包爾占是名字。但是沒有姓。

祇是以後，當我和他熟識了的時候：我才知道，因為什麼他把自己叫做沒有姓氏的人。

我曾經是並且永遠是哈薩克人，——他說。——當我在學校里，和俄國同學一起讀

書的時候，許多哈薩克的孩子開始把名字改為俄國的味道：把古拉布涅克——改為科士嘉，

把蕭爾班——改為舒拉。人們開始叫我鮑里斯，鮑利亞……我時常說：「我不是鮑利亞：我

是包爾占並且永遠是包爾占。」但是孩子們又叫：「鮑利亞。」我就喊道：「鮑利亞麼？我

給你個鮑利亞看！」——說鮑利亞，我就要動拳頭。這種事情不僅僅鬧出眼淚來，甚至流血。

以後校長，一個善良的聰明的老人，他召集了我們的全班並且對大家說：「不要叫他鮑利

亞，他有一個漂亮的名字包爾占。」

莫梅史·烏雷想要微笑，但是他沒能夠。那輪廓整齊的，彷彿切割似的嘴唇動了一下，

然後就閉上了。

在他的臉上，沒有一般想像的那種東方所特有的幻想性的柔和。有許多的面孔，我們覺得它們是塑成的——有時候塑得帶着愛慕，塑得細心，有時候——所謂隨隨便便。包爾占·莫梅史·烏雷的面孔彷彿是一種鐫刻，而不是一種捏塑。它好像是用青銅或者水浸的櫟木削成的，用的是非常尖銳的工具，這種工具並未留下一根柔和而發圓的線條。這種面孔引起我一段童年的回憶。在麥恩——里德 (Moin-Read) 或者庫柏 (J. F. Cooper) 的作品的硬面的藍色書皮上壓印着一幅印度人的瘦削的面孔的側影。包爾占的側影，我覺得像那幅浮彫的壓印。這幅蒙古式淺黑的，顴骨稍微寬闊的，時時是非常鎮靜的（特別在激怒的時候）面孔——它却配着一雙碩大的黑眼睛，這是少見的。他那發亮的，黑色的，不聽梳子擺佈的頭髮，包爾占笑談地把它叫做馬鬃。

我望了他並且驚異起來。一個這樣銳敏地體驗着民族驕傲的人，一個爲着哈薩克的名字浴血搏戰的人，他以俄語講述着這一切，流暢地運用着我們的語言的寶藏。甚至在激動的當兒，他也沒弄錯單字和語法。祇是說話時的若干急促有時覺得是故意的。我看出了：字句說

得快些，當他講哈薩克話的時候。

他拿了一枝煙，並且帶着強烈的響聲關上了煙盒，固執地結束說：

——如果你有一天，終歸要寫我的時候，你要用哈薩克話稱呼我：包爾占·莫梅史·烏雷。讓人們知道：這是哈薩克人，這是一個在草原上放羊的牧童：這是一個沒有姓氏的人。

五

就在我們相識的那一晚上，我有幸連來聽，包爾占·莫梅史·烏雷是怎樣和那些來到團里來的部隊長們——戰爭的新參加者們——談話的。

他述說了兵士的心靈。他不愧不忙地開展着思潮，於是碰巧地講述了沃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上的一次戰鬥。

我的心震顫了。我迅速地拿出記事冊，貪慾地記錄着。尚未相信這次的成功，但是我猜想到：這些便是那期待已久的小說的篇頁。在談話之後，我抓住了機會，便請求包爾占·莫梅史·烏雷講述沃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的戰鬥底從頭至尾的經過。

——不，——包爾占·莫梅史·烏雷回答說，——我什麼也不能講給你。

讀者會知道我們以後的談話

六

我並沒有懷疑，包爾占·莫梅史·烏雷在這回事里是不對的。我想要的也是他想要的，就是真實。但是他對於人的估價，——特別是那些未曾體驗過兵士的命運的人，——時常是過於苛刻的。我以為這，一部份是由于包爾占的年青。在我們見面的那些時候，他滿了三十三歲。

遭了嚴拒以後，我停止強其所難，但是我和包爾占共同生活了不少日子。

他喜歡並且善於講述。捉到機會，我就急忙地記錄。他對我習慣了。

從包爾占的朋友們口里，我知道了他的生活歷史。在學校里，他有兩個綽號：「大眼睛」和「山·梯米斯」（Shap-Times）。第一個以字面翻譯便是：「望塵莫及」。一種傳說中的馬是這樣稱呼的，它奔馳得是那樣地快，以至於它的蹄子所揚的灰塵都不能碰到它。

有一天來到了這種時刻，我向包爾占說：

「我終歸要把你寫出來。並且不拘什麼地方，我一定要提到，在學校里你是一個山。」

梯米斯。

他笑了。這種微笑改變了他。嚴峻的面容忽然變成了稚氣的。

——而您是砲兵的馬，——他溫和地說。——不要生氣，這是恭維。砲兵的馬拉得慢，很難轉動它，但是，一轉過身來，它就把砲拉着走了。你轉動了我……我把您要知道的，都講給您。然而有一個條件……您必須寫出真實。把寫成的書拿給我。同意麼？

——同意，——我回答。

那雙不像蒙古型的大大的黑眼睛炯炯地望着我。

——好，他說，——把紙放下，拿起鉛筆來。請您寫：『第一章。恐懼』

恐懼

一

——請寫，——包爾占·莫梅史·烏雷說：『第一章。恐懼』

想了一下，他說出了：

——「不知道什麼是恐懼，潘菲洛夫的部隊衝入了第一次的戰鬥……」您以為怎樣：這個開端合適麼？

——不知道——我猶豫地說。

——文學界的上等兵們是這樣地寫，——他倔強地說。——在您住在這兒的這些天，我故意地引您到一些有時爆炸兩三個地雷，響着幾顆子彈的這樣地方。我想要使您體驗恐懼。即使您不表示，我也知道，您可以不承認曾經恐懼過。

那麼，因為什麼您和您的寫文章的同道們以為，有一種超自然的人類，不像您這樣的人

類在打仗呢？因為什麼您以爲一個兵士沒有那些爲您所賦有的人類情感呢？按照您的說法，他是下等動物麼？或者，正相反，一種高級的創造物麼？

或許，您以爲，英勇是自然底天賦麼？成者是一個司務長的頒發，他把「無畏」和軍大衣一起分發給戰士們，並且在冊子上寫道「收到」，「收到」麼？

我參加作戰已不少時間了，我做了團長並且我想，我有根據來確定：不是這麼一回事！德國人侵入我們龐大的國度，他們曾經怎樣打算？他們相信，在向東方的進軍中，在戰車縱隊的先頭，有一位「恐懼將軍」和他們一起出發，在他的面前一切活物都要低頭或者脫逃。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夜間至十六日我們所進行的，第一次的戰鬥是一場驚恐的會戰。然而七週以後，當我們把德國人從莫斯科打退了的時候，「恐懼將軍」便隨着他們後頭跑了。他們或許是在這次戰爭中，第一次知道了恐懼在後面追趕的時候是怎樣一回事。

二

在十月中旬以前，在莫斯科附近的戰線上開始會戰以前，我們並未參加戰鬥。我們從哈薩克斯田開出，有一個半月住在列甯格勒區的沼地裏，在離開前線三十——四十公里，所謂

第二道防禦線上，算做總預備隊。

十月六日的早晨，我得到了一個命令：召集全營開向最近的一個鐵路車站。那兒煖車和敵車已經等待了我們。我們裝好車之後，在夜裏便開動了。

往何處去？甚至於我，這個營長在事前也不許知道這個。原來我們不是到前線去，而是離開前線。火車開向一個交叉站鮑羅果耶，中間的一些小站都不停車。

在途中宣佈了，在鮑羅果耶給我們準備好了午飯。但是有誰個在着急，有誰個催促了我們的兵車。午飯沒來得及分給，車頭的更換是在兩、三分鐘內完成的。響了汽笛——又開走了！

大家都懷着好奇心等待着，從鮑羅果耶是轉向哪裏。很快地便判明了：向莫斯科去。

我們步兵第三一六師的兵車便向那兒疾駛，經過一些小站的時候並不減低速度，每隔一小時半——兩小時才稍停一會兒。

因為什麼，爲了什麼目的，把我們調走呢？

不知道。

因為什麼以這樣的速度飛駛？我們是沿着哪條道路開向莫斯科？我們將停在哪處？

不知道。不知道。

非常快速的駛行引起了大家恐懼的激動。我們猜想：這回是真的了，這回真個要去戰鬥了！

三

十月七日，我們在莫斯科西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靠近沃洛科拉姆斯克的一座樹林裏卸了車。我被叫到車站，到團長那兒去。

我記得那些在沼地附近修築起來的，低矮的圓塔，它們漆着一種偽裝的花樣——綠色和灰色的條紋。這是一些汽油庫。

我能夠知道麼？不久以後在這沉鬱的十月的天幕上，我將看見這些鐵皮的圓塔怎樣一齊慢慢地升向空中，彷彿瞬息之間在懸掛着，然後就崩潰起來，——這時沒有轟響，過一會兒才聽得見；沒有火燄和煙霧，這煙氣以後才瀰漫着地平線。

走近車站的房屋，——它所剩下的彷彿是一個打開的，磚砌的盒子，空空的窗洞上帶着